

印度佛教史

釋開仁編·2009/5/22

第七章、後期「大乘佛法」(之三) 「真常唯心論」

壹、般若學者的佛性說

一、大乘三系的開展

(一)如來藏說與瑜伽學，有了相互的影響

西元四世紀後半起，無著、世親的瑜伽派興起，不但論義精嚴，門下人才濟濟，出家眾也相當嚴淨。

這時期，重在如來本具的如來藏說，在重信仰與修持（念佛）的學流中，流行不衰。

如來藏說與瑜伽學，有了相互的影響，開展不同的新猷¹：理論傾向於真常的唯心，事行傾向於念佛。

(二)佛護與清辨的興起，使後期龍樹學大盛

當然，「初期大乘」經與龍樹的「一切皆空」說，也在流行；佛護與清辨的興起，使後期龍樹學大盛。

(三)小結

「性空唯名」、「虛妄唯識」、「真常唯心」——論義的多采多姿，非常興盛，而在適應印度的時代文化下，重信仰、重修持的傾向，由真常的如來藏心說，推進佛法到另一階段——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這需要分別的來敘述。

二、諸師對《大般若經》「實有菩薩」的解說

(一)無著與世親的見解

如來藏與我，瑜伽學者是以真如、法界來解說的；這是無著與世親論的見解，多少融會了如來藏說。

《大般若經》「初分」說「實有菩薩」，無著論解說為「遣除十種分別」，²是對治「無相散動分別」的，世親解說為：「顯示菩薩實有空體」，³以為菩薩以實有空性為體的。

¹ 新猷：新的謀略。指建功立業而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(六)》，p.1065）。

²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2：「十散動分別，謂諸菩薩十種分別：一、無相散動，二、有相散動，三、增益散動，四、損減散動，五、一性散動，六、異性散動，七、自性散動，八、差別散動，九、如名取義散動，十、如義取名散動。為對治此十種散動，一切般若波羅蜜多中說無分別智。如是所治能治應知，具攝般若波羅蜜多義。」（大正31，140a1-7）

另參：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5（大正31，618b）；《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卷7（大正31，692c）。

³ 《攝大乘論釋》卷4：「釋曰：此中無相散動者，謂此散動即以其『無』為所緣相，為對治此散動故，般若波羅蜜多經言『實有菩薩』。言實有者，顯示菩薩實有空體，空即是體故名空體。」

（二）陳那的見解

但世親的弟子陳那的解說不同，如說：說有世俗五蘊假施設的菩薩，是爲了遣除初學者的斷見。⁴陳那這一系，重於論理，接近《瑜伽論》義，所以不取無著、世親調和真常大我的意見。

三、爲了攝引外道故說如來藏

（一）《大般涅槃經》

從如來常住，說到如來藏我，我是「常樂我淨」——四德之一，是如來大般涅槃的果德。如來常住，所以說眾生本有如來藏我。我，如來藏，佛性，約義不同而體性是一。⁵爲聲聞說無我，使離我見，然後開示大般涅槃的大我：如來藏我是比無我深一層次的。

（二）《楞伽經》（世親同時或略遲集出的）

《楞伽經》近於瑜伽學而傾向唯心說，也覺得「如來藏我」，太近於印度神學的「我」了，所以特加以解釋：如來藏是約真如、空性等說的，與無著、世親論相同。

愚夫、外道都是執有自我的，「畏無我句」的，如說無我，眾生不容易信受。爲了攝引外道，所以說如來藏（我）。如外道們因此而信受佛法，漸漸了解真如、空性等，「離妄想無所有境界」，就能遠「離不實（的）我見妄想」。說如來藏的意趣如此，所以結論說：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。如真能了解如來藏教的意趣，佛教也不會步入「佛梵一如」了！

四、《大般涅槃經》對如來藏的解說

（一）初分⁶（前十卷：如來常住→眾生本有如來藏我）

這部分，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，說到眾生本有如來藏我。與《不增不減經》，《央掘魔羅經》等所說主題，完全相同。

（二）後分⁷（後三十卷：眾生皆有佛性（如來藏我），只是誘化外道的方便）

後續三十卷，是從于闐得來的，這可能是北印、西域的佛弟子，爲了解說他、修正他而集出來的。

說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」，「佛性即是我」，不再提到如來藏了！對眾生身中，具足三十二相的如來藏我——佛性⁸，給以修正的解說：一切眾生決定要成佛——「佛性當有」，所以說眾生將來都有佛的體性，不是說眾生位上已經有了。所以說「佛性是我」，是爲了攝化外道。⁹

與《楞伽經》的意見相同。如來藏我、佛性說，依佛法正義，只是通俗的方便說，

（大正 31，342c5-8）

⁴ 《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》卷 2（大正 25，905b）。《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》，（大正 25，913a）。

⁵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7（大正 12，407b）。

⁶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9（大正 55，60b）。

⁷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8（大正 55，59c-60a）。又卷 14（大正 55，102c-103b）。

⁸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286）：「佛性的原語爲 buddha-dhātu，與 buddha-garbha（佛藏）、tathāgata-dhātu（如來界），意義都是相通的。」

⁹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5a-b）；卷 39（大正 12，591b）。

但中國佛學者，似乎很少理解到！

五、《大般涅槃經》後分的結構

續譯的三十卷，可分四部分。

(一)第一部分（五品）

※「現病品第六」「聖行品第七」「梵行品第八」「嬰兒行品第九」「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」

這五品¹⁰，明「五行」¹¹、「十德」¹²，以十一空¹³或十八空來說明一切，可說是依《般若經》義來說明佛性、涅槃的。

關於佛性，是「絕無戲論」的空性。一切都是依待眾緣而成的，所以是無性的，空的。經依緣起無性空說佛性，當然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了（隨順世俗而說是有的）。不過眾生有佛性，不是芽中有樹那樣，而是說：以善巧方便修習（空三昧），離一切戲論，不見一切法，就可以見佛性了。¹⁴

(二)第二部分（一品）

※「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」

本品依十二因緣[緣起]，第一義空，中道，而展開佛性的廣泛論究。¹⁵

本品說八不中道的緣起，就是佛性；二乘不見中道，所以不見佛性。¹⁶觀緣起得道，是一切聖者所共的，只是聲聞與緣覺——二乘聖者，第一義空不徹底，所以不見佛性，也就是不見中道。究竟徹見緣起即空即中的，就是佛。

第一義空，是緣起勝義空。(1) 空為什麼名為智慧？空是空觀（空三昧），觀因緣本性空；如到了現見空性，空觀即轉成菩提。¹⁷觀慧與菩提，都是般若——智慧，所以

¹⁰ (1)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0〈8 梵行品〉：「天行品者如雜花說。」(大正 12，485b11-12)

(2)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p.251)：「續譯部分，共八品：〈現病品〉，〈聖行品〉，〈梵行品〉(此下應有〈天行品〉，指如〈雜華經〉說)，〈嬰兒行品〉，以上明「五行」；〈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〉，明「十德」；〈師子吼菩薩品〉；〈迦葉菩薩品〉；〈憍陳如品〉。」

¹¹ (1)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16〈20 梵行品〉：「善男子！若大涅槃經乃至有是五行，所謂聖行、梵行、天行、病行、嬰兒行，若我弟子有能受持、讀誦、書寫、演說其義，為諸眾生之所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、種種供養，當知爾時佛法未滅。」(大正 12，714c17-21)

(2) 《佛光大辭典(二)》(p.1085)：指菩薩所修之五種行法。即：(一)聖行，聖，正之意。謂菩薩依戒、定、慧所修之行，稱為聖行。(二)梵行，梵，淨之意。謂菩薩於空、有之二邊無愛著之染，稱為淨；以此淨心運於慈悲，與眾生樂而拔其苦，故稱梵行。(三)天行，天，即指第一義天。謂菩薩由天然之理而成妙行，故稱天行。(四)嬰兒行，嬰兒，以喻人天、小乘。謂菩薩以慈悲之心，示同人天、聲聞、緣覺之小善之行，故稱嬰兒行。(五)病行，謂菩薩以平等心，運無緣之大悲，示現出同於眾生之煩惱、病苦等之行，故稱病行。

¹² 「十德」：請參見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1-24〈10-22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〉(大正 12，487a7-766c1)，或【附錄】。

¹³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16〈8 梵行品〉：「迦葉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名空？善男子！空者，所謂內空，外空，內外空，有為空，無為空，無始(終)空，性空，無所有空，第一義空，空空，大空。」(大正 12，461b5-8)

¹⁴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5 (大正 12，513c)；卷 26 (大正 12，521b、519b-c)。

¹⁵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 (大正 12，524b)。

¹⁶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 (大正 12，524a)。

¹⁷ 《大智度論》卷 35 (大正 25，319a)。又卷 57 (大正 25，465c)。

「第一義空名為智慧」。(2) 空，怎麼不見空與不空？空是畢竟空，般若是絕無戲論的，於一切法都無所得，所以空也不可得。然般若無所見而無所不見，所以見空、無常、苦、無我，也不見不空、常、樂、我。空、無常等是一切生死；不空、常、樂、我，是大般涅槃。二乘但見空、無常、苦、無我，所以不見中道佛性。佛見空等又見不空等，所以說見中道，見佛性。

龍樹所說的緣起中道，是三乘所共的；中道是不落二邊，如落在一邊，怎能成聖呢！但「師子吼品」是不共大乘法：二乘但見一邊，不見中道；佛菩薩是雙見二邊的中道。

佛性，一般解說為成佛的可能性。依「師子吼品」說，「佛性」一詞，有不同意義。(1) 觀十二因緣（第一義空）智，能成無上菩提，是無上菩提的種子（因），所以觀智名為佛性。¹⁸ 觀智是觀中道的十二因緣智，所以十二因緣也名為佛性了。觀智與十二因緣，都名為佛性，其實（八不的）十二因緣，是非因非果的，不過為觀智所依緣，也就隨順世俗，說十二因緣為佛性。這二類——觀智與十二因緣的名為佛性，是約「因」說的。(2) 有時佛性，約「本性」說。無上菩提與大般涅槃，都是佛的「果」性。¹⁹

依此而論，眾生有沒有佛性呢？約十二因緣說，一切眾生是「定有」佛性的。²⁰ 佛性 = 佛的果德，在眾生位，這是當來一定可得的，所以是「當有」佛性。²¹ 以中道緣起（或稱「正因佛性」）來說，即空的緣起中道，是超越的，虛空般的平等無礙，可以作不同說明。所以，一切眾生「定有」佛性，猶如虛空，要觀即空的緣起中道，才能體見的，決不能推想為「因中有果」那樣。²²

(三)第三部分（一品）

※「迦葉菩薩品十二」

繼承上一品的思想，而著重因緣說。關於眾生有佛性，「前分」所說的「貧家寶藏」、「力士額珠」等譬喻，幾乎都作了新的解說。

分佛性為二類：「佛（的）佛性」，「眾生（的）佛性」。

- 1、「佛佛性」：圓滿一切功德，佛性究竟圓滿，不再有任何變易，也就不落時間，所以說：「如來佛性，非過去，非現在，非未來」。²³
- 2、「眾生佛性」：眾生位中，「一切善、不善、無記，盡名佛性」。²⁴

這一見地，是非常特出的！眾生在十二因緣河中，生死流轉，一切不斷不滅的相似相續，如燈燄（流水）一樣，前後有不即不離的關係。如沒有無明煩惱，就沒有生死眾生，也沒有善的五陰，不能展轉增勝到圓滿無上菩提。所以，不但善法是佛（因）性，不善法也是佛性，一切是佛所因依的。

說眾生有佛性，無佛性，亦有亦無佛性，非有非無佛性，如合理的了解，那是都

¹⁸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3c、524a-b）。

¹⁹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4a-b）。

²⁰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2（大正 12，557a）。

²¹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2（大正 12，557a）。

²²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6a）。

²³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5（大正 12，571b）。

²⁴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6（大正 12，580c）。

可以這麼說的。²⁵否則，就不免大錯了。²⁶

(四)第四部分（一品）

※「橋陳如品第十三」

遮破外道的種種異見，說如來常樂我（續譯部分，我約得八自在說²⁷）淨，使外道改宗信佛。全品沒有說到佛性的含義。

總之，續譯部分，是以《般若經》空義，龍樹的緣起中道說，緣起說，淨化「前分如來藏——佛性的真我色采。這是如來藏思想流行中，受到北方「初期大乘」學者的分別、抉擇，修正。²⁸

²⁵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5（大正 12，572b-c）。

²⁶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6（大正 12，580c）。

²⁷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1（22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）：「云何復名為大涅槃？有大我故名大涅槃，涅槃無我大自在故，名為大我。云何名為大自在耶？有八自在則名為我。何等為八？一者、能示一身以為多身，身數大小猶如微塵，充滿十方無量世界，如來之身實非微塵，以自在故現微塵身，如是自在則為大我。二者、示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如來之身實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。何以故？以無礙故，直以自在故滿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三者、能以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，輕舉飛空過於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，而無障礙，如來之身實無輕重，以自在故能為輕重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四者、以自在故而得自在。云何自在？如來一心安住不動，所可示化無量形類各令有心，如來有時或造一事，而令眾生各各成辦，如來之身常住一土，而令他土一切悉見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五者、根自在故，云何名為根自在耶？如來一根亦能見色、聞聲、嗅香、別味、覺觸、法，如來六根亦不見色、聞聲、嗅香、別味、覺觸、知法，以自在故令根自在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六者、以自在故得一切法，如來之心亦無得想。何以故？無所得故，若是有者可名為得，實無所有。云何名得？若使如來計有得想，是則諸佛不得涅槃，以無得故名得涅槃，以自在故得一切法，得諸法故名為大我。七者、說自在故如來演說一偈之義，經無量劫義亦不盡，所謂若戒、若定、若施、若慧，如來爾時都不生念我說彼聽，亦復不生一偈之想，世間之人四句為偈，隨世俗故說名為偈，一切法性亦無有說，以自在故如來演說，以演說故名為大我。八者、如來遍滿一切諸處猶如虛空，虛空之性不可得見，如來亦爾實不可見，以自在故令一切見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如是大我名大涅槃，以是義故名大涅槃。」（大正 12，746b28-747a6）

²⁸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283-p.294。

貳、融唯識而成的「真常唯心論」

一、「如來藏心」的安立

興起於南印度的，真實常住的「如來藏為依」說；起於北方的，虛妄無常的「阿賴耶識為依」說：二者是恰好是對立的。

傳入中印度（北方人稱之為「東方」），因接觸而有了折衷與貫通。如來藏，本來不一定說是「心」的，後來也就名為「如來藏心」。

二、「心」的語義

心在梵文中，有二：

(一)質多心

citta，音譯為質多，是「心意識」的心。依契經的習慣用法，是一般心理作用的通稱。特有的意義是：「心是種族義，…滋長是心業」；「集起故名心」，²⁹表示種種（知識、經驗、業力）積集滋長的心理作用。這是一般的，也是「虛妄唯識論者」所說的。

(二)汗栗駄心

汗栗駄(hRd)或干栗駄耶(hRdaya)，是心藏的心[肉團心]，樹木的心。一般樹木，中心總是比較緻密堅實些，所以解說為堅實，引申為「心髓」、「心要」等。

肉團心，在古人的理解中，是個體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；一切心理作用，是依此而有的，所以名為汗栗駄[心]。

(三)小結

有偈說：「若遠行、獨行，無身寐於窟」。³⁰質多心是沒有形質的，卻潛藏在洞窟裏；窟就是心臟。這樣，汗栗駄心與質多心，在古人的理解中，是不同的，卻不是無關的。

三、諸經論對「心性本淨」的解說

關於心[質多]，

(一)《增支部》

《增支部》說：心是極光淨的，使心成雜染的，是隨煩惱。隨煩惱是客，有外鑠而非心自性的意義，後來形成「心性本淨，客塵所染」的成語。³¹

(二)部派佛教

心性是否本淨，成為「部派佛教」間重要的論辯項目。³²

(三)初期大乘

「初期大乘」的《般若經》等，也說心性本淨，但約心的空性說。不但心本淨，一切法也是本淨的。本性淨與本性空同一意義，所以不能意解為心本性是怎樣清淨莊嚴的。³³

²⁹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72（大正 27，371b）。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 4（大正 29，21c）。

³⁰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引頌（大正 31，139a）。

³¹ 《增支部》「一集」（南傳 17，p.14）。

³² 詳參「部派佛教思想」的講義內容。

³³ 參閱《大智度論》卷 63（大正 25，508c）。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 3 章（p.67-87）。

(四) 瑜伽行派

1、《瑜伽師地論》

瑜伽派怎樣解說「心性本淨」呢？《瑜伽師地論》說：心識的本性，不是煩惱那樣的不清淨。如於識而起染愛，那是與煩惱俱起的關係。論心識的自性，可說是本淨的。³⁴這樣的會通經說，不同於「心性本淨」的學派，是心識本性無記說，繼承說一切有部等的思想。

2、《辯中邊論》

但在《辯中邊論》，也依心空性來解說了。《辯中邊論》說：「非染非不染，非淨非不淨，心性本淨故，為客塵所染」。世親解說為：「云何非染非不染？以心性本淨故。云何非淨非不淨？由客塵所染故」。³⁵本淨而又為客塵所染，是多麼難以理解呀！

3、《大乘莊嚴經論》

無著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說：如(tathatA)是空性、心性的異名，實際上是離言而不可說的。說非淨非不淨，非染非不染，本性清淨而為客塵所染，都只是方便安立。³⁶經上說的「自心淨」，約心的真如(citta-tathatA)說，並非說虛妄分別(vitatha-vikalpa)的心識是本淨的。《論》上解說為：「此中應知，說心真如名之為心，即說此心為自性清淨」。³⁷「心性淨」，大乘經每譯為「自性清淨心」——自性清淨的心。「心真如」，梵本作「法性心」(dharmatA-citta)。所以論義的抉擇，是大乘經的「自性清淨心」說。

四、如來藏我與自性清淨心的結合

(一) 瑜伽學者約「真如」說自性清淨心與如來藏

瑜伽學者約「真如」說自性清淨心，說如來藏，心還是質多心，虛妄分別心與真如心，有不離的關係，也就是與如來藏不相離了。真如是可以稱為心的，那末對妄心說「真心」，當然是可以的。

(二) 《唯識論》

後魏瞿曇般若流支所譯《唯識論》說：「一者相應心，二者不相應心。相應心者，所謂一切煩惱結使、受想行等諸心相應。……不相應心者，所謂第一義諦常住不變自性清淨心」，³⁸也不能說不對的。不過真常的清淨心，後代瑜伽學者，大都避而不談，以免有「似我真如」的嫌疑。

(三) 《央掘魔羅經》

如來藏我，是一切眾生中，具足如來功德相好莊嚴的。在傳布中，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，由於清淨的如來藏，在眾生身中，為煩惱所覆，與心性清淨而為客塵所染，有相同的意義。如來藏的本義是「真我」，在「無我」的佛法傳統，總不免神化的嫌疑。說如來藏是自性清淨心——「真心」，那如來藏更可以流行了。所以，《央掘魔羅經》解說為聲聞說偈中的「意」說：「此偈意者，謂如來藏義。若自性清淨意，是如來藏，勝一

³⁴ 《瑜伽師地論》（「攝抉擇分」）卷 54（大正 30，595c）。

³⁵ 《辯中邊論》卷上（大正 31，466b）。

³⁶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 3（大正 31，603c）。

³⁷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 6（大正 31，622c-623a）。

³⁸ 《唯識論》（大正 31，64b）。

切法，一切法是如來藏所作」。³⁹

(四)《不增不減經》

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」。⁴⁰這是說：依清淨真如、法界，說如來藏；依如來藏相應的不思議佛法——清淨功德，說為自性清淨心。

五、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，更說到剎那生滅識

(一)不共瑜伽學者的本有如來藏

《勝鬘經》以如來藏為自性清淨藏，自性清淨藏就是自性清淨心。⁴¹如來藏有空義，有不空義，而經說「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」——「如來藏者，即是如來空性之智」。⁴²以如來藏為空性智，對《華嚴經》所說：「如來智慧，無相智慧，無礙智慧，具足在於眾生身中，但愚癡眾生顛倒想覆，不知不見」，⁴³解說上是更為適當的。

依真如、法界說，可通於瑜伽學。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，更說到剎那生滅識。「七法剎那不住」，經說六識與心法智（或作「所知法」）。剎那剎那生滅不住，不能成立受生死苦，求得涅槃；⁴⁴生死與涅槃，非有常住的如來藏為依不可。如來藏通過自性清淨心，與生滅的妄識，開始了關聯的說明。

如來藏依真如、空性而說，與瑜伽學相同；但與本有的如來智慧功德等相應，還是不同的。

(二)真常清淨的如來藏與虛妄生滅的阿賴耶，漸漸聯合起來

1、《楞伽經》所說

真常清淨（如來藏）心，虛妄生滅（阿賴耶）心，是對立的，但漸漸聯合，如《楞伽經》所說：「如來藏藏識心」。

2、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對於如來藏與阿賴耶的結合，有著中介地位，今依《攝大乘論》來證明

我以為，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有重要的中介地位，無著的《攝大乘論》，是依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的「攝大乘品」而造的。⁴⁵

(1)《攝論》「所知依分」引用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的二偈

如《攝論》「所知依分」，引用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二偈，如說：

「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，由此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得」。

「由攝藏諸法，一切種子識，故名阿賴耶，勝者我開示」。⁴⁶

第二偈，明一切種子阿賴耶識，《論》中解說了「攝藏」的意義。

第一偈的界(dhātu)，當然可以解說為種子，但《論》文卻沒有加以解說！

³⁹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（大正2，540a）。

⁴⁰ 《不增不減經》（大正16，467b）。

⁴¹ 《大寶積經》（48）〈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11，677c-678a）。

⁴²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12，221c）。《大寶積經》（48）〈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11，677a）。

⁴³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5（大正9，624a）。

⁴⁴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12，222b）。

⁴⁵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下（大正31，152a）。

⁴⁶ 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二偈，如《攝大乘論本》（大正31，133b）。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引用了這一偈，以《勝鬘經》的如來藏來解說。「無始時來界」一偈，在當時佛教界，是有不同解說的。⁴⁷真諦所譯《攝大乘論釋》，也引《勝鬘經》的如來藏為依止說，解說第一偈。⁴⁸也許是真諦所增附的，但事有依據，決不是真諦自己的臆解。

(2)「界」在《攝論》引經說依他起通雜染與清淨二分

「界」，在《攝論》引經說有雜染分、清淨分、彼二分。「彼二分」，是有漏生有漏，無漏生無漏的瑜伽學者所難以同意的，所以說是**不了義**（密意）說。在**了義**的解說中，以金土藏——金（土）礦作比喻。如金礦中可有三法：地界，土，金。地界是金與土所依止的，構成土與金的堅性物質。平時只見泥土，不見金質，如眾生「於此識中所有虛妄、遍計所執自性顯現」。如開採冶鍊，去泥土顯出金質，如經般若火鍛鍊，那就「於此識中所有真實、圓成實自性顯現」。雜染虛妄的遍計所而執自性，清淨真實的圓成實自性，如土與金。而「虛妄分別識、依他起自性」，「有彼二分」，如金、土所依的地界。《攝大乘論》以依他起為「彼二分」；也就是虛妄分別識通二分：譬喻如地界，界也是通二分的。《攝論》以依他起、妄識為「界」，通於二分，成為隨染、轉淨的樞紐，是沒有定性的。⁴⁹

《攝論》解釋三性時說：「謂依他起略有二種：一者，依他種子熏習而生起故；二者，雜染清淨性不成故」。⁵⁰依他起中，依種子而生，是依因緣而生的一般解說。而雜染清淨性不成，是說可以染、可以淨，不一定染、不一定淨，正是依他起通二分的特殊意義。

(3)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結合

「依他起虛妄分別識」，當然是有漏的。以此為「界」，為「一切法等依」，是符合瑜伽的唯識思想的。但以金土藏譬喻來說：界——虛妄分別識「有彼二分」，凡夫如見土不見金，是沒有嗎？金是真實的存在的。這樣，「彼二分」或「有彼二分」，不是可以解說為具有二分嗎！依他起、虛妄分別識（根本識是阿賴耶識）的底裏，就是圓成實性，不就是可以稱為「界」的如來藏嗎？唯識學不許依他起、虛妄分別識是性淨的，但經「彼二分」的溝通，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結合，順理成章的出現於大乘經了。

六、如來藏為依止與阿賴耶識為依止的綜合經典：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

(一)如來藏系的瑜伽行者，融攝阿賴耶識系的法義，成立自宗的唯心論

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，無著與世親的論書中，都沒有引述。唐玄奘雜糅所成的《成唯識論》，引用這兩部經，所以被認為「唯識宗」所依的經典，其實經義是不屬於

⁴⁷ 《一乘究竟寶性論》卷4（大正31，839a-b）。

⁴⁸ 《攝大乘論釋》卷1（大正31，156c-157a）。

⁴⁹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（大正31，140c）說：「阿毘達磨大乘經中，薄伽梵說：法有三種：一、雜染分，二、清淨分，三、彼二分。依何密意作如是說？……於此義中，以何喻顯？以金土藏為喻顯示。譬如世間金土藏中，三法可得：一、地界，二、土，三、金。於地界中，土非實有而現可得，金是實有而不可得；火燒鍊時，土相不現，金相顯現。又此地界，土顯現時，虛妄顯現；金顯現時，真實顯現，是故地界是彼二分。……故此虛妄分別識、依他起自性，有彼二分，如金土藏中所有地界」。

⁵⁰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（大正31，137c）。

這一系的。

- (1)《楞伽經》的漢譯本，有三部；宋求那跋陀羅於元嘉二十年（西元 443）初譯，名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四卷。集出的時代，應該要比無著論遲一些。
- (2)《密嚴經》的漢譯本，有兩部；唐（西元 680 年前後）地婆訶羅初譯，這是集出更遲一些的。

※這兩部經，是如來藏爲依止說，與瑜伽學系的阿賴耶識爲依止說的綜合。

在「大乘佛法」思想上，無著（與世親）論師是非常卓越的！依部派佛教而來的細意識說，種子熏習說，成立以虛妄分別的阿賴耶（種子）識爲依止，抉擇貫通大乘經說，而形成大乘不共的唯識論。

在這一系經論中，如五法，三自性，八識，二無我等（無著論著重於八識的成立），成爲體系精嚴的論義。無著（傳承彌勒）論是分別敘述的，爲《楞伽》與《密嚴》所融攝，綜合的敘述。

- (1)《楞伽經》說「五法、三自性，及與八種識，二種無我法，普攝於大乘」。⁵¹
- (2)《大乘密嚴經》說：「菩薩入於諸地，了知五法、八識、三自性及二無我」；「大乘真實義，清淨無等倫，遠離諸分別，轉依之妙道。八種識境界，諸自性不同，五法及無我，差別而開示」。⁵²

※綜合爲大乘的重要經義，是顯然可見的。

無著論所成立的三身，及轉識所成的四智；⁵³《楞伽經》一再說到三身，⁵⁴但二經都沒有說到四智。

由於這二部經，引用了「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」成語，所以一般誤以爲是

⁵¹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5〈6 剎那品〉：「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世尊！爲三性入五法中，爲各有自相？佛言：大慧！三性八識，及二無我，悉入五法。其中名及相是妄計性，以依彼分別心心所法俱時而起；如日與光是緣起性；正智如如不可壞故，是圓成性。大慧！於自心所現生執著時，有八種分別起，此差別相皆是不實，惟妄計性。若能捨離二種我執，二無我智即得生長。大慧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如來，自證聖智諸地位次，一切佛法悉皆攝入此五法中。復次，大慧！五法者，所謂相、名、分別、如如、正智。此中相者，謂所見色等形狀各別，是名爲相。依彼諸相立瓶等名，此如是此不異，是名爲名。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心心所法，是名分別。彼名彼相畢竟無有，但是妄心展轉分別，如是觀察乃至覺滅，是名如如。大慧！真實決定究竟根本自性可得，是如如相。我及諸佛隨順證入，如其實相開示演說。若能於此隨順悟解，離斷、離常，不生分別，入自證處，出於外道、二乘境界，是名正智。大慧！此五種法、三性、八識、及二無我，一切佛法普皆攝盡。大慧！於此法中，汝應以自智善巧通達，亦勸他人令其通達，通達此已，心則決定不隨他轉。」（大正 16，620b25-c19）

⁵²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上（大正 16，730b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16，746a-b）。

⁵³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 3〈10 菩提品〉：「釋曰：一切諸佛有三種身：一者、自性身，由轉依相故。二者、食身，由於大集眾中作法食故。三者、化身，由作所化眾生利益故。此中應知，自性身爲食身、化身依止，由是本故。」（大正 31，606b9-12）「釋曰：『四智鏡不動，三智之所依』者，一切諸佛有四種智：一者、鏡智，二者、平等智，三者、觀智，四者、作事智。彼鏡智以不動爲相，恒爲餘三智之所依止。何以故？三智動故。『八七六五識，次第轉得故』者，轉第八識得鏡智，轉第七識得平等智，轉第六識得觀智，轉前五識得作事智，是義應知。」（大正 31，606c25-607a2）

另參：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下（大正 16，149a-c）。《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卷 7（大正 16，690c）。

⁵⁴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1（大正 16，591c）。又卷 1（大正 16，596b）。

瑜伽學的。

瑜伽派本是出於定慧修持的瑜伽者，傳出了《瑜伽師（或作「行」）地論》，學風漸重於義理的思擇。而《楞伽》與《密嚴》，雖也作分別思擇，而重在修持；經中到處說「自證聖智」，「瑜伽」，「現法樂住自證之境」。這是如來藏系的瑜伽行者，融攝阿賴耶識系的法義，成立自宗——真常為依止的唯心論。

（二）別述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的特色

I、《楞伽經》

（1）如來藏亦為藏識的說明之一

如來藏約真如說；心性本淨約心空性說，虛妄分別識不是性本淨的：這是瑜伽學。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說依他起性「彼二分」，以「金土藏」為譬喻，是以引起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聯合。

《楞伽經》也說八識，八識是：「如來藏名識藏心，意，意識及五識身」。⁵⁵如來藏與藏識——阿賴耶識的關係，到底是怎樣的？依《楞伽經》說：凡夫，外道們，總以為生死流轉，非有我不可。生死如沒有所依自體，那一切是生滅的，也就不可能希求涅槃了。⁵⁶依此而說如來藏教，也就說生滅法是不能為依而成立生死的。⁵⁷這可說是《勝鬘經》義的引申。

《勝鬘經》以為：「七法剎那不住，不種眾苦，不厭苦樂求涅槃」。惟有「如來藏常住不變」，能為依止，才能成立生死與涅槃。⁵⁸

這所以要依如來藏為依止，這種思想，與「瑜伽」是完全對立的。

（2）如來藏亦為藏識的說明之二

這段經文，可以另一節經文為參考，如與宋譯《楞伽》相當部分，說「八識」，處處說「藏識」，而上（一節）引經文，明確的說：如來藏為善不善的因依。在或善或惡的五趣、四生中，如來藏如伎兒那樣，現起種種變化，而伎兒還是伎兒。依如來藏而有生死，但如來藏不是作者，不是受者，所以能離凡俗外道們的我執。⁵⁹

在生死流轉諸趣，與《不增不減經》所說：「如來藏即是法身。……從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」⁶⁰的意義相當。然《楞伽經》融攝了瑜伽的阿賴耶識，以阿賴耶識來說明，善巧多了！如來藏為無始以來的虛偽惡習——虛妄的種種戲論所熏習，就名為藏識。熏習，瑜伽學者也稱之為「遍計所執種子」，「過患之聚」。所以，藏識不外乎自性清淨心為煩惱所覆染，形成攝藏一切熏習，現起一切的藏識——現識(khyAti-vijJAna)。現識，如明淨的頗胝迦寶(sphaTika)，受外色反映而現為雜染色。這種受熏而轉變，稱為不思議熏變。現識與分別事識——前七種轉識，俱時而轉，如海

⁵⁵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2b）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（大正16，621c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8，但作「阿黎耶識」（大正16，559b）

⁵⁶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（大正16，619b-620a）；《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556b-c）。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0a-b）。

⁵⁷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（大正16，483c）。

⁵⁸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12，222b）。《大寶積經》（48）〈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11，677c）。

⁵⁹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1、2（大正16，593b-c、594c）。

⁶⁰ 《不增不減經》（大正16，467a-b）。

水與波浪一樣。

所引的上一節經，還說到，如來藏而被稱為藏識，那是為無始惡習所熏變，現起不淨，七識也剎那生滅不住了。⁶¹所以應該淨除——捨藏識名字。藏識是依如來藏而幻現的；應該滅去的，是藏識的名字而不是藏識自體。

(3)小結

在所引的下一節經中，可見阿賴耶識有業相與真相二分（通二分）。業，《楞伽經》是泛稱一切熏習——動能的。藏識所攝藏的業相，也就是藏識之所以被稱為藏識的，是應該淨除的。但真相不能滅，如滅除真相，那就藏識自體也被滅，這是什麼也沒有的了邪見。這裏的真相，是如來藏別名。

可見《楞伽經》處處說八識，說藏識而藏識有真相（如來藏），是與瑜伽學不同的。瑜伽者說唯識，而《楞伽經》到處說「唯心」，「唯心所現」，「唯自心現」，「唯是心量」，也是不相同的。《楞伽》雖融攝了瑜伽學，而意在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吧！⁶²

2、《密嚴經》

(1)如來藏與藏識的關係，《密嚴經》說得更具體

魏菩提流支與唐實叉難陀所譯的《楞伽經》，後面增多了「陀羅尼品」與「偈頌品」；「偈頌品」與《大乘密嚴經》，以偈頌說法的風格相近。《密嚴經》也說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二無我，也類似瑜伽派經典。由於傳出遲一些，《楞伽經》說得多少含蓄些的——如來藏與藏識的關係，《密嚴經》說得更具體，如說：「如來清淨藏，亦名無垢智，常住無始終，離四句言說。佛說如來藏，以為阿賴耶，惡慧不能知，藏即賴耶識。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指環，展轉無差別」。⁶³阿賴耶識真相，《密嚴經》更著力的表示出來。

《密嚴經》說：阿賴耶識是本淨的，名為丈夫識，丈夫是我的異名。我在那裏？如油在麻中，鹹味在鹽中，光不離日、月一樣。你要分別尋求，是求不到的。除了種種譬喻，就是說修證者所知，與論師的立場，是不相同的。⁶⁴有如來藏（阿賴耶識）我的理由，如理解些印度神學——奧義書、吠檀多派所說，也許會覺得有些共同性的。

(2)《楞伽經》以如來藏真我，破斥外道的我，也破佛法所說的無我

《楞伽經》的「偈頌品」，回到了如來藏的本來意義，所以說：「內證智所行，清淨真我相，此即如來藏，非外道所知」。⁶⁵破斥外道所說的我，進而破佛法的無我說，如說：「說真我熾然，猶如劫火起，燒無我稠林，離於外道過。……於諸蘊身中，五種推求我，愚者不能了，智見即解脫」。⁶⁶

以如來藏真我，破斥外道的我，也破佛法所說的無我。以五蘊中，作五種推求而我

⁶¹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（大正16，619c）。

⁶² 參閱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8章（p.239-248）。

⁶³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下（大正16，747a）；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16，765a）。又卷下（大正16，768b）。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16，737c）。

⁶⁴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16，731a-b）。

⁶⁵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637b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10（大正16，583a）。

⁶⁶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638a）。

不可得，是《中論》「觀如來品」所說的。⁶⁷經上說：「蘊中真實我，無智不能知」，如是智者，那就見真我而得解脫了。有真我的理由，是金銀在礦，琴中妙音，地下水，懷胎，木中火等譬喻；⁶⁸而最有力的，當然是「內證智所行」的修持經驗了。

(3)小結

上面說到：心有質多與汗栗馱不同。阿賴耶識是質多心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也還是質多。都可以名為識，所以有「八九種種識」的話。⁶⁹這表示了：一方面，從分別思慮的質多心，說到心臟的心，心臟一般是作為分別思慮心的依處；一方面，從一般的心，到達心的深處。⁷⁰通俗的心臟，深徹的真實心，是可以統一的。

(三)結

《楞伽經》說到「普賢如來佛土」。⁷¹《密嚴經》的密嚴淨土，為密宗所推為大日如來的淨土。⁷²

總之，《楞伽》與《密嚴經》，是在如來藏我的基石上，融攝了瑜伽學——阿賴耶識為依止的唯識學，充實了內容，成為「真常（為依止的）唯心論」。在通俗的譬喻教化下，引向修證，為出現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有力因素。⁷³

⁶⁷ 《中論》卷 4（大正 30，29c）。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（p.397-p.399）：「如來依五蘊施設的，所以以五門尋求：一、五陰不能說他是如來：假使五陰是如來，五陰是生滅的，如來也就應該是生滅。如來是生滅的，這就犯了無常有為的過失，這不是外人所能承認的。所以說「非陰」。二、離了五陰也不可說有如來：假使離了五陰有如來，就不應以五陰相說如來，如來就成為掛空的擬想。也不應在如來身中有生滅相，沒有生滅相，不是沒有，就是常住。常住不生不滅的實在，實在是不見中道的顛倒，落於常邊。所以說「非離陰」。三、如來不在五陰中：假使說如來在五陰中，那就等於說人住在房子裡，靈魂住在身體中。既有能在所在，就成了別體的二法。別體的東西，五陰有生滅，如來沒有生滅，還是墮在常過的一邊。四、五陰不在如來中：假使如來中有五陰，同樣的是別體法，犯有常住過。所以說「此彼不相在」。這兩句，本就是離陰有我的另一解說：承認有別體，而說不相離而相在。五、五陰不屬如來所有：這仍然別體的，但又想像為不是相在，而是有關係，五陰法是如來所有的。假使如來有五陰，那就如人有物，應該明顯的有別體可說。然而離了五陰，決難證實如來的存在，所以說「如來不有陰」。五門中諦實尋求都無所有，那裡還「有如來」呢？所以外道神我的如來，不可得；佛法中的如來，也決不能妄執是真實妙有的存在。」

⁶⁸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637c）。

⁶⁹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6（大正 16，625a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 9（大正 16，565a）。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 16，759c）。

⁷⁰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1（大正 16，483b）。

⁷¹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3（大正 16，603a）。

⁷²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上（大正 16，723c）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638c）。

⁷³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294-p.311。

叁、如來藏與「如來論」

一、如來藏說的流行，引起佛教界的廣泛迴響

如來藏說的流行，引起佛教界的廣泛迴響。

以「初期大乘」及龍樹學解說佛性的，是《大般涅槃經》後出部分。

以真如解說如來藏與我，含容如來藏說，而在染轉還淨中，以虛妄分別識為依止的，是廣說唯識的瑜伽派。

唯識學為如來藏說者所融攝，成為「真常唯心論」。

二、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，漢譯有一經二論

然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，是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等。我在《如來藏之研究》中，已有所說明。⁷⁴這裏略加敘述，及新近理解到的重要意義。

(一)總標

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，漢譯有一經二論。

- 1、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魏（西元 508 年來華的）勒那摩提譯，四卷，堅意造。有說是世親造的，西藏傳說彌勒論。
- 2、《法界無差別論》，唐提雲般若譯，也是堅意造的。
- 3、《無上依經》，二卷，梁（西元 555 頃）真諦譯。《無上依經》被編入《勝天王般若經》（梁太清二年，即西元 548 年傳來），即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六會。

(二)別述

1、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有「本論」與「釋論」。

- (1)「本論」偈的內容，所依據的經典，顯然可見的是：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前分」，《如來藏經》，《不增不減經》，《勝鬘經》，《大集經》的《寶女經》，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（西元 501 年初譯）。
- (2)「本論」以「體，因，果，業，相應，行」——六事，說明如來藏與菩提，顯然引用了無著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；與《大乘莊嚴經論》的「菩提品」，關係極深！《寶性論》立有垢真如，無垢真如；轉依。三身——「實體身，受樂身，化身」；二障——「煩惱、智（所知）障」；二種（出世間）無分別智；無漏界等，都是與瑜伽學相合的。但五法，三自性，八識，四智，卻沒有引用；不取瑜伽學的種子說，不說唯識所現。這可能是學出瑜伽系而自成一派；更可能是如來藏說者，引用瑜伽學的法義來莊嚴自宗。

2、《法界無差別論》

《法界無差別論》以菩提心為主，以十二義來解說。⁷⁵菩提心是菩薩位中，依如來藏而修證圓滿的；內容與《寶性論》相通。

⁷⁴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 6 章（p.150-182）。

⁷⁵ 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》卷 1：「菩提心略說有十二種義，是此論體，諸聰慧者，應如次知。所謂：果故，因故，自性故，異名故，無差別故，分住故，無染故，常恒故，相應故，不作義利故，作義利故，一性故。」（大正 31，892a21-24）

3、《無上依經》

《無上依經》的組織與內容，與《寶性論》相近，應該是參考過《寶性論》的，信（發菩提心）為種子，般若為生母，定為胎藏，大悲為乳母：在《大乘莊嚴經論》中，是菩薩善生的因（以福智二聚為胎藏，小異）。⁷⁶《無上依經》是「為無上菩提作因」，⁷⁷比《寶性論》為如來藏的因，⁷⁸似乎要適當些。《無上依經》不取如來藏九喻，如來事業九喻，要接近瑜伽學些，但的確是如來藏說。

(三)如來藏與瑜伽學的折衷說

此外有真諦所譯，傳為天親造的《佛性論》，引用瑜伽學的三性、三無性等，解說如來藏，但保持如來藏說的立場。

真諦譯的《攝大乘論釋》，引如來藏說去解釋《攝論》。

這都是折衷說，但由此可以了解，發展中的如來藏說，與瑜伽學的關係是很深切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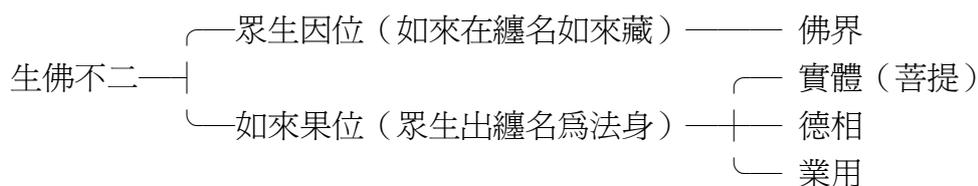
三、略說《寶性論》的主體

(一)四法：佛性、佛菩提、佛法、佛事業

《寶性論》的主體，是四法：「佛性，佛菩提，佛法及佛業，諸出世淨人，所不能思議」。⁷⁹四法是：佛所依止的因——界；圓滿證得的（無上）菩提；佛所圓滿的一切法，也就是功德；利益眾生的事業。《無上依經》也這樣說⁸⁰。

《寶性論》初，歸依三寶，而以佛為究竟歸依處。這是《論》的序分，「釋論」以三寶為佛性、佛菩提、佛法、佛事業，合稱「七金剛句」⁸¹。

四法中，佛性——佛界，是如來藏異名，是佛所依因；一切眾生有此如來界，所以眾生都能成佛。是一切眾生所有的，只是凡聖差別，有不淨、有（不淨中）淨、有究竟清淨，而本性是沒有差別的。佛界，可說是約眾生因位說；如依此而成佛，那末菩提是佛體，佛法是佛的功德，佛業是利益眾生的業用，列表如下：



⁷⁶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1（大正31，593b）。

⁷⁷ 《無上依經》卷上（大正16，471a）。

⁷⁸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3（大正31，829b）。

⁷⁹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（大正31，846c）。

⁸⁰ 《無上依經》卷上（大正16，469b）也這樣說：「如來希有不可思議。所以者何？為界為性不可思議；為菩提為證得不可思議；為功德為法不可思議；為利益為作事不可思議」。

⁸¹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〈1教化品〉：「又何謂為義？何謂為字？義者，則有七種證義。何謂七義？一者、佛義，二者、法義，三者、僧義，四者、眾生義，五者、菩提義，六者、功德義，七者、業義，是名為義。是故經言：又第一義諦者，所謂心緣尚不能知，何況名字章句故！所言字者，隨以何等名字、章句、言語、風聲、能表、能說、能明、能示，此七種義，是名為字。是故經言：又世諦者，謂世間中所用之事，名字章句言語所說故。又此七種金剛句義，如諸經中廣說應知。」（大正31，821a5-14）

(二)依三義來解說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

1、三義

「佛性」章，說明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，「為煩惱所纏覆」。如來藏是依什麼說的？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《論》依三義來解說：

- (1) 佛法身遍在一切眾生身中，所以眾生不離如來智慧。
- (2) 真如是清淨無差別，佛與眾生，無二無別。
- (3) 平等法性身，梵本為佛種性，是眾生確實有的。

依此三義，所以經上說：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。⁸²

2、三義實是一事

三義，只是一事的三方面說明：

- (1) 從佛法身說到遍在眾生身中，是法身義；
- (2) 從眾生說到佛性，是種性義；
- (3) 眾生與佛平等無差別，是真如義。真如無差別義，是瑜伽學所同說的。

3、與瑜伽學不同之處

依法身遍一切處，說眾生具有如來智慧；因為眾生有如來藏，所以能厭苦樂求涅槃。法身與佛種性——二義，顯然的與瑜伽學不同。

(三)如來藏的譬喻與四法的解說

1、生死煩惱等依清淨心（如來藏），卻不是清淨心所生

如來藏在纏的九種譬喻，解說為：覆障如來藏的，約煩惱說。⁸³說如來藏有不淨、（不淨中）有淨、善淨——三類，就是眾生、菩薩、佛。不淨是生死眾生；生死依如來藏而有，如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說：「陰界根」是報得的身心自體，依於業及煩惱而有；煩惱從不善思惟而起。這都是依於清淨心——如來藏，如地、水、風的依於虛空一樣。雜染生死——惑、業、苦，依於如來藏，如來藏卻不依生死，所以自性清淨心是不受染污

⁸²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3（大正31，828a-b）說：「法身遍，無差，皆實有佛性：是故說眾生，常有如來藏」。「一切眾生界，不離諸佛智；以彼淨無垢，性體不二故；依一切諸佛，平等法性身：知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藏」。上引偈頌，依梵本，「一切眾生界」偈在前，是「本論」；「法身遍無差」偈在後，是解釋「本論」的「釋論」。

⁸³ (1)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〈6 無量煩惱所纏品〉：「…以九種譬喻明如來藏，過於恒沙煩惱藏所纏，如修多羅說應知。九種譬喻者，如偈說言：『萎華中諸佛，眾蜂中美蜜，皮糲等中實，糞穢中真金，地中珍寶藏，諸果子中芽，朽故弊壞衣，纏裹真金像，貧賤醜陋女，懷轉輪聖王，焦黑泥模中，有上妙寶像，眾生貪瞋癡，妄想煩惱等，塵勞諸垢中，皆有如來藏。』」（大正31，837a12-22）「此偈明何義？略說有九種煩惱。於自性清淨如來法身界中，如萎華等九種譬喻，於諸佛等常外客相諸煩惱垢亦復如是，於真如佛性常客塵相。何等以為九種煩惱？一者、貪使煩惱，二者、瞋使煩惱，三者、癡使煩惱，四者、增上貪瞋癡結使煩惱，五者、無明住地所攝煩惱，六者、見道所斷煩惱，七者、修道所斷煩惱，八者、不淨地所攝煩惱，九者、淨地所攝煩惱。此如是等九種煩惱，以彼九種譬喻示現應知。」（大正31，837b17-26）

(2)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167)：「《如來藏經》以九種譬喻說如來藏：一、萎華有佛，二、蜂群繞蜜，三、糠糲粳糧，四、不淨處真金，五、貧家寶藏，六、果種，七、弊物裹金像，八、貧女懷輪王，九、鑄模內金像。「萎華有佛」，是說佛所化的蓮華萎謝了，華的胎藏內，有無量如來，這是如來藏的根本譬喻。」〔※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（大正16，457b-459b）。《大方廣如來藏經》（大正16，461b-464b）。〕

的。「淨心如虛空，無因復無緣」，如來藏是無所依住的。⁸⁴依《論》義，生死煩惱等依自性清淨心，卻不是清淨心所生的，《佛說無上依經》說如來界是眾生法爾所得的至明妙善。不是無明等十二有支生起的因緣。所以如來藏為依為住而有生死，卻不能說如來藏——「真如生無明」等的。⁸⁵

2、四法的內容及譬喻

- (1)「佛界」是一切眾生具有的如來藏，是佛的因依。
- (2)「佛菩提」明佛體，以實體，因，果，業，相應，行，常，不思議——八義來說明。
- (3)「佛德」是十力，四無所畏，十八不共法，三十二相，是依《寶女經》說的。
- (4)「佛業」是利益眾生的事業，舉九種譬喻：毘琉璃寶地，天鼓，大雲雨，大自在梵天王，日輪，如意寶珠，響，大地，虛空。譬喻中，有帝釋，大自在天的比喻，可能會使人感到神與佛同樣的不可思議。這九喻，是引用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的。

(四)不說一切法空而說如來藏的理由有五義

初期大乘經中，都說一切法空寂，為什麼不說空而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呢？「本論」提出了五點解說。

- 1、心性下劣的「有怯弱心」，覺得佛道難行，心生退怯，如知道自心本具如來藏，就能精進不退了。
- 2、修學大乘法的，容易「輕慢諸眾生」，總以為自己比別人殊勝。如知道如來藏是一切眾生所同具的，那就應該像常不輕菩薩那樣，逢人就說：「我不敢輕於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」了。⁸⁶

※這二義，是針對大乘行者說的。

- 3、「執著虛妄法」：小乘學者，分別蘊處界等自性，執虛妄法是有而不能說沒有的。如知道如來藏為依，而有生死與涅槃，就不會執著虛妄法事相了。
- 4、小乘行者以為：成佛是非常希有的，多數人（或少數人）是不能成佛的，這是說沒有佛性——成佛可能性的，是「謗真如佛性」。如知道依真如說佛性，佛性是一切眾生平等共有的，就不會謗真實法了。

※這二義，是針對小乘人（一分通於瑜伽學）說的。

- 5、「計著有神我」，這是一般人，特別是外道。如《楞伽經》說：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」，「開引計我諸外道」，「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。⁸⁷

不說一切法空而說如來藏的理由，「本論」所說的五義，是相當正確的！「釋論」卻專在如來藏學上說，失去了適應眾生的對治、鼓勵、誘化的善巧方便！⁸⁸

四、《寶性論》與《無上依經》的出現，促進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發展

⁸⁴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3（大正31，832c）。這與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「無住為本」，「無住則無本」，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」的意義相合，詳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中（大正14，547c）。

⁸⁵ 《佛說無上依經》卷上（大正16，469b）。

⁸⁶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6（大正9，50c）。

⁸⁷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2（大正16，489b）。

⁸⁸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（大正31，840b-c）。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與《無上依經》，沒有得到中國佛教界的重視，然在印度佛法演化史中，是值得重視的。「一葉落而知秋」，《寶性論》與《無上依經》的出現，暗示了印度佛教冬季的迅速來臨。

(一)以「眾生、菩薩、如來」爲主的佛法體系

「佛法」著重於現實的理解，惟有認清問題，才能解決問題。以緣起法爲依止，成立生死集與滅。在修行的前提下，多說惑業苦與戒定慧；對究竟理想的涅槃，點到爲止，這是證知而不可以言說、表徵的，多說是會引人想入非非的。這是以「眾生」——人類爲本的佛法。

「大乘佛法」出現，以悟入無生法忍，得阿毘跋致——不退轉爲重點，所以說一切法本不生，一切法本性空，一切法本清淨等，而廣說菩提心、六度、四攝等行門：這是以「菩薩」爲主的。雖然《華嚴經》以毘盧遮那佛爲主，說華嚴世界，而全經還是以菩薩行爲主，「入法界品」明善知識的大行。《法華經》開跡顯本，而「安樂行品」所說，也是一般菩薩行。佛法是甚深的，菩薩道不易！

大乘後期的如來藏說，點出眾生身中本有如來藏，使「心怯弱」與「執神我」的眾生，能堅定學佛的信心。眾生本有如來智慧，眾生界與法身不二，縮短了人與佛間的距離。《無上依經》與《寶性論》，就是以如來藏說，綜貫有關的經典，組成「佛界，佛菩提，佛法（功德），佛業（義利）」，是佛——「如來」爲主的。

此後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就是以如來（不是人間的佛）爲主的佛法，所以如來藏說的一經一論，可說是秘密佛教的先聲。

(二)一經一論的內容已明顯孕育「秘密大乘」發展的雛形階段

《無上依經》與《寶性論》，以「界」，「菩提」，「法」，「業」（義利）爲四大主題。在「秘密大乘」中，立四種曼陀羅：大曼陀羅，三昧耶曼陀羅，法曼陀羅，業曼陀羅。有四印：大印，三昧耶印，法印，業印。

第三與第四，都名爲「法」與「業」，與《寶性論》等相合。金剛界有四大品：金剛界，降三世，遍調伏，一切義成就。第一是「界」，第四是「義」（利益）成就，也是相合的。

這不是巧合，是以「如來」爲主的四義組合，與「界」，「菩提」，「法」，「業」的內容與次第，有一定程度的契合。不過一經一論的內容，對「秘密大乘」來說，還在孕育發展的雛形階段。

(三)《寶性論》已使用與秘密教典的專用名詞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依《大唐內典錄》說：「一（名）寶性分別七[大]乘增上論」。⁸⁹梵本論名爲：MahAyAna-uttaratantra-ZAstra。mahAyAna 是大乘。uttara 是上，勝，超出等意義。tantra 音譯爲怛特羅，大部分秘密教典，不稱爲經(sUtra)而名爲怛特羅，或譯爲「續」，怛特羅是印度固有名詞，在佛教中，是秘密教典的專用名詞。想不到以「界」，「菩提」，「法」，「業」爲主題的「如來論」，已首先使用這一名詞了！

所以這一如來藏主流思想的經論，承先啓後，佔有佛教思想轉型期的重要地位！⁹⁰

⁸⁹ 《大唐內典錄》卷4（大正55，269b）。

⁹⁰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11-p.321。

【附錄】「十德」：菩薩因修行大涅槃經，可得十事之功德：

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1-24 〈10-22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〉(大正 12, 487a7-766c1)	
(一)入智功德，觀解趣實，稱為入智。	(1)未聞者能得聞，(2)已聞能為利益，(3)能斷疑惑之心，(4)慧心正直而不曲，(5)能知如來之密藏。 ※(1)為聞慧，(2)(3)為思慧，(4)為修慧，(5)為證智。
(二)起通功德，妙用隨緣，稱為起通。	(1)昔不得而今得，(2)昔不到而今到，(3)昔不聞而今聞，(4)昔不見而今見，(5)昔不知而今知。 ※(1)(2)為身通，(3)為天耳通，(4)為天眼通，(5)為他心通、宿命通。
(三)大無量功德，化心深廣，稱大無量。 即菩薩無緣大悲心，如虛空無所分別，而能普益一切眾生。	
(四)十利益成就功德，行德建立，稱為利益成就。	(1)根深難拔，(2)於自身生決定想，(3)不觀福田及非福田，(4)修佛淨土，(5)滅除有餘，(6)斷除業緣，(7)修清淨身，(8)了知諸緣，(9)離怨敵，(10)除二邊。
(五)五事報果成就功德，報果成就即勝報圓具之意。	(1)諸根完具，六根不缺。(2)不生邊地，常處中國，降化隨物。(三)諸天愛念。(4)一切人天大眾恭敬供養。(5)得宿命智。
上舉五項中，(1)(2)是報，(3)(4)為福，(5)為智。	
(六)心自在功德，即具金剛定，所為無礙，為諸三昧中第一。	
(七)修習對治功德，即善於修習四種離過道。	(1)親近善知識，(2)專心聽法，(3)繫念思惟，(4)如法修行。
(八)對治成就功德，解脫德立，稱為對治成就。	(1)斷五事，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(2)離五事，即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。(3)成六事，即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(4)修五事，即知定、寂定、心身樂定、無樂定、首楞嚴定。(5)守一事，即菩提心。(6)近四事，即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。(7)信順一實，即一大乘。(8)心善解脫、慧善解脫，即滅貪瞋癡心，知一切法無礙。
(九)修習正道功德，習正道即起修上順之意。	(1)信心，(2)直心，(3)戒心，(4)近善友，(5)多聞。
(十)正道成就功德，修習三十七道品，入大涅槃之常樂我淨，宣說大涅槃經，顯示佛性。	

※《佛光大辭典(一)》(p.408)。